

著 烈 鴻 楊

論 雜 學 文 國 中

館 書 圖 東 亞 海 上

1928

中國文學雜論

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再版

中國文學雜論

每部定價洋六角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楊 鴻 烈

印刷者兼 亞東圖書館

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

此書有著作權
翻印必究

中國文學雜論目錄

——論雜學文國中——

(1)

文心雕龍的研究……………	一
爲蕭統的文選呼冤……………	二三
陶淵明詩裏的人生觀……………	三一
道學先生研究詩經在內容和形式方面的根本錯誤……………	四五
調查詩經原始的著作者的事蹟的經過……………	五九
方玉潤先生年譜……………	七一
蘇曼殊傳……………	九五
附錄一 對於飛錫潮音跋的意見（柳亞子）……………	一五二
附錄二 蘇曼殊絳紗記之考證（柳亞子）……………	一五八

附錄三	關於 <u>段庵旋燕子山僧集</u> 的 <u>我見種種</u> （ <u>柳亞子</u> ）	一六五
中國文學觀念的進化		一七五
戲劇論		一九五
什麼是小說		二一五

文心雕龍的研究

本篇共分七段如下：一，導言；二，劉勰的略傳同他的論著；三，劉勰對於當代文學革新的積極的建設方面的言論；四，劉勰對於當代文學的批評方面的言論；五，劉勰論文學和時運的關係；六，文心雕龍全書的根本缺點；七，結論。

一 導言

我們考察學術思想的變遷，實在要經過啓蒙，全盛，蛻分，衰落的四個時期。全盛以後的情形就如梁任公先生所說：『凡一學派，當全盛之後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衆，陳陳相因，固已可厭；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，則先輩已潛發無餘，承其流者，不過拈撫末節以弄詭辯……而豪傑之士，欲創新必擢舊，遂以彼爲破壞之目標。』這個現象，凡是讀過

學術史的都可以知道。所以說凡一種制度，學術風氣，當他極盛時代，就流露出他的缺點來；那時就暗伏着極少極微的反抗分子，爲異日代興的接替分子。有這種一往一復的現象，學術思想方纔能夠有進步；不過這極少極微的分子，人人多忽略罷了。

現在且說我們中國的文學，從管代以來，做文章的就專注重整鍊的功夫，並且理由要說得圓滿，事情要敘得緻密，還要講究奇偶；從美的一方面去看，固是很好，可惜從齊梁以後就弄得太過了，於是造句越緻密，屬對越工整，就犯了浮濫靡麗，華而不實的毛病，那時代文學的狀況看以下所引的話，就可知一斑。

(一) 南齊書文苑傳論，把當時文章的弊病和來源說得明白：「一則啓心閱釋，托辭華曠，雖存巧綺，終致迂回，宜登公宴，未爲准的，而耽慢閑緩，營旨之病，典正可采，酷不入情，此體之源，出自靈運而成也。次則緝事比類，非對不發，博物可嘉，職成拘制，或全借古語，用申今情，崎嶇牽引，直爲偶說，惟觀事例，頓失精采，此則傳咸五經，應璩指事，雖不全似，可以類從。次則發唱驚挺，操

調險急，雕藻淫豔，傾炫心魂，亦猶五色之有紅紫，八音之有鄭衛，斯鮑照之遺烈也。』這很可看出雕琢的不自然的文學流行的情形了。

(2) 隨書李諤傳，李諤上書說：『自魏三祖更尚文辭，忽八君之大道，好雕蟲之小藝，下之征上，有同影響，競逐文華，遂成風俗。江左齊梁其弊彌甚，貴賤賢愚，惟矜吟詠，遂復遺理存異，尋虛逐微，競一韻之奇，爭一字之巧，連篇累牘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積案盈箱，惟是風雲之狀……』

從以上的話看來，就可以知道從晉代到陳文學變遷的大概了。像這樣的情形，無

怪乎人人都討厭排偶，就不得不存矯正的念頭。於是在這駢偶猖獗的時代，就暗伏着一位抱文學革新的劉彥和，可惜當時即無人唱和，後人又只以他那部極有價值的文心雕龍當做修辭書去讀，就把他立言的宗旨失掉了。所以我把我讀了此書的意見寫出來給大家討論。一方面可以知道他主張自然的文學——要用自然的思想情感來描寫（要注意此非歐洲近世文壇之所謂「自然主義」）——是積極的建設；在別一方面，他

矯○正○當○時○不○可○一○世○的○雕○琢○的○文○學○，依○據○他○自○定○的○標○準○去○逐○一○的○批○評○，是○消○極○的○破○壞○；再○說○他○能○看○出○並○且○能○夠○闡○明○文○學○和○時○運○的○關○係○，這○就○是○他○全○書○的○三○大○好○處○。他○這○書○最○大○的○缺○點○，最○壞○的○地○方○，就○是○「文○筆○不○分」，換○句○話○說○，就○是○他○把○純○文○學○和○雜○文○學○的○界○限○完○全○的○打○破○混○淆○不○分○罷○了○。在○他○那○文○學○觀○念○已○經○大○為○確○定○明○瞭○的○時○代○，他○偏○要○出○來○立○異○，要○想○以○文○載○道○，這○是○他○最○大○的○錯○處○。我○這○篇○文○章○的○目○的○，固○然○是○要○表○明○他○在○當○時○算○得○一○個○文○學○的○革○新○家○，但○他○的○缺○點○，總○是○不○替○他○掩○飾○的○。

二 劉勰的略傳同他的論著

按南史本傳說：『劉勰，字彥和，東莞莒人也……』

勰早孤，篤志好學，家貧，不婚娶。

……
梁天監中，兼東宮通事舍人……

初，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，論古今文體……

既成，未為時流所稱，勰欲取定於沈約，無由自達，乃負書候約於車前，狀若貨鬻者，約取讀，大重之，謂深得文理，常陳諸几案……
勰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，證功畢，遂求出家；

先燔髮鬚自誓，敕許之，乃變服改名慧地云。」由這段小傳看來，他受佛教的影響，實在不小；他少依沙門僧佑居，所以就能博通經論，區別部類，集錄起來作了一篇序文；他所著的這部文心雕龍，條理非常之精密，在我中國古書裏頭像這樣有系統的專著，真是少極了！我們不能不說他是很有得力於佛經的研究了。他的論著，固然不限於以上所說的兩種，如南史所說：『總爲文長於佛，都下寺塔，及名僧碑誌，必請總製文。』但是我們只研究文心雕龍這一部有價值的論著，其餘的就不管他了。

我們研究文心雕龍最先必定要知道他的命名，同他的內容，現在分兩段來說：

文心雕龍命名的意義，文心雕龍何以要如此的命名呢？劉彥和解答說：『夫文心者，言爲文之用心也。昔涓子琴心，王孫巧心，心哉美矣，故用之焉。古來文章，以雕縛成體，豈取騶奭之羣言雕龍也？』（序志篇）這幾句話，很可以算做他這部書名的訓詁定義了。

文心雕龍的內容，按黃叔琳說：『此書分上下兩篇，其中又自析爲四十九篇，台序志』

一篇，篇共五十，依元本分十卷。』這是篇數的內容。若是自大體去看，又可以分做兩大部分：第（一）部分包括原道、徵聖、宗經、正緯、辨騷，直至議對書記等二十五篇，劉彥和曾作一段收束說：『蓋文心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師乎聖，體乎經，酌乎緯，變乎騷，文之樞紐，亦云極矣。』若乃論文敍筆，則固別區分，原始以表末，釋名以章義，選文以定篇，敷理以舉統，上篇以上，綱領明矣。』第（二）部分包括神思、體性、風骨、通變、定勢，直至程器、序志二十五篇，劉彥和也作一段收束說：『至於割精析采，籠圈條貫，搗神性，圖風勢，苞會通，閱聲字，崇替於時序，褒貶於才略，招悵於知音，耿介於程器，長懷序志，以馭羣篇，下篇以下，毛目顯矣。』（序志篇）我們看他這書何等樣的系統周密，成為專門的著述，但是隋書經籍志硬把他列入集部，真是無眼光識見，這一層章實齋在文史通義就說過了。

三 劉勰對於當代文學革新積極的建設方面的

言論

在劉彥和那時代，正是『尋虛逐微，競一韻之奇，爭一字之巧』的時代，所以他首先標出一個文學的自然主義出來；就是要先有自然的情感和思想，然後自然的描寫，用來矯正那時代文學的趨勢。（由此可見這裏所說「自然主義」的詮意和 naturalism 完全兩樣，我不過爲說明上便利而已，請讀者毋誤會。）我們看他說：

『夫玄黃色雜，方圓體分；日月疊璧，以垂麗天之象；山川煥綺，以鋪理地之形，此蓋道之文也。仰觀吐曜，俯察含章，高卑定位，故兩儀既生矣，惟人參之，性靈所鍾，是謂三才。爲五行之秀，實天地之心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興，自然之道也。傍及萬品，動植皆文，龍鳳以藻繪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；雲霞雕色，有踰畫工之妙；草木賁華，無待錦匠之奇，夫豈外飾蓋自然耳。至於林籟結響，調如竽瑟；泉石激韻，和若球鐃；故形立則章成矣，聲發則文生矣。夫以無識之物，鬱然有彩，有心之器，其無文歟？』（原道篇）

又說：

『春秋代序，陰陽慘舒，物色之動，心亦搖焉。』

蓋陽氣萌而元駒步，陰律凝

而丹鳥羞；微蟲猶或入感，四時之動物深矣。

若夫珪璋挺其惠心，英華秀其

清氣，物色相召，人誰獲安？

是以獻歲發春，悅預之情暢；滔滔孟夏，鬱陶之心

凝；天高氣清，陰沈之志遠；霰雪無垠，矜肅之慮深。

歲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，情以

物遷，辭以情發；一葉且或迎意，蟲聲有足引心，况清風與明月同夜，白日與春

林共朝哉？

是以詩人感物，聯類不窮，流連萬象之際，沈吟視聽之區。』（物

色篇）

這兩段只是泛論人和自然界發生情感思想的情形。

既有了情感思想，就該自然的描

寫出來，所以他又說：

『寫氣圖貌，既隨物以宛轉；屬采附聲，亦與心而徘徊。』

故「灼灼」狀桃

花之鮮，「依依」盡楊柳之貌，「杲杲」爲出日之容，「瀟瀟」擬雨雪之狀，

「喈喈」逐黃鳥之聲，「嚶嚶」學草蟲之韻，皎日曄星，一言窮理，參差沃若，

兩字窮形，並以少總多，情貌無遺矣。」（同上）

又說：

『夫鉛黛所以飾容，而盼倩生於淑姿；文采所以飾言，而辯麗本於情性。故情者，文之經；辭者，理之緯；經正而後緯成，理定而後辭暢，此立文之本源也。』

昔詩人什篇，爲情而造文；辭人賦頌，爲文而造情。」（情采篇）

「爲情造文」正如胡適之先生說：『要有話說，方纔說話。』「爲文造情」就是「無病而呻」了。這幾句話，真把文學的根本，都揭明白了。他又從文學的「自然」「不自然」上去定作文時的快樂或痛苦。他說：

『率志委和，則理融而情暢；鬱鬱過分，則神疲而氣衰……故淳言以比。』

澆辭，文質懸乎千載；率志以方，竭情勞逸差於萬里。古人所以餘裕，後進所

以莫遑也。」（養氣篇）

這段話真精湛極了！他說的「率志」就是說根據自己的性情思想；「委和」就是要

順自然。我們看秦漢以上的文章都是很質樸自然的。像那首『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於我哉』的擊壤歌，何等樣的自然？那些什麼甘泉賦，怎麼能同這樣的價值比較？真是『淳言以比澆辭，文質懸乎千載』了。擊壤歌自然是天籟，作者一點不費力；揚雄那樣大文豪，只是被皇帝逼着，費了大力，竟目到他做夢見自己腸腑都滾出來，真是痛苦極了，文章的價值也就很低，真是『率志以方竭情，勞逸差於萬里，古人所以餘裕，後進所以莫遑』了，這是他建設方面的言論。

四 劉勰對於當代文學的批評方面的言論

劉勰和既標出文學的自然主義，所以凡是雕琢的文品在當時極盛行的，他都加以消極的破壞；他最利害的方法，就是先定出標準，然後逐一的加以批評。例如比興篇，他就以爲『比類雖繁，以切至爲貴；若刻鵠類鶩，則無所取。』夸飾篇說『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，相如憑風，詭濫愈甚，故上林之館，奔星與苑虹入軒；從禽之盛，飛廉與鷁鷁俱獲。』

及揚雄甘泉，酌其餘波，語瑰奇則假珍於玉樹，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；至東都之比目，西京之海若，驗理則理無可驗，窮飾則飾猶未窮矣。又如子雲羽獵，鞭宓妃以饒屈原，張衡羽獵，困元冥於朔野；變彼洛神，既非罔兩，惟此水師，亦非魍魎，而虛用濫形，不其疎乎？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，義賤刺也。』事類篇說：『引事乖謬，雖千載而爲瑕。陳思羣才之英也，報孔璋書云：「葛天氏之樂，千人唱，萬人和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。」此引事實之謬也。按葛天之歌，唱和三人而已。相如上林云：「奏陶唐之舞，聽葛天之歌，千人唱，萬人和，」唱和千萬人，乃相如接人，然而濫侈葛天，推三成萬者，信賦妄書，致斯謬也。陸機園葵詩云：「庇足同一智，生理合異端。」夫葵能衛足，事譏鮑莊，葛藟庇根，辭目樂頊，若譬葛爲葵，則引事爲謬；若謂庇勝衛，則改事失真，斯又不精之患。夫以子建明練，士衡沈密，而不免於謬，曹仁之謬高唐，又曷足以嘲哉？』指瑕篇說：『陳思之文，羣才之俊也，而武帝誅云：「尊靈永蟄，」明帝頌云：「聖體浮輕，」浮輕有似於胡蝶，永蟄頗疑於昆蟲，施之尊極，豈其當乎？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，反道若斯，餘不足觀矣。潘岳爲才，善於哀文，然悲內兄則云感口

澤，傷弱子則云心如疑，禮文在尊極，而施之下流，辭雖足哀，義所替矣。若天君子擬人，必於其倫，而崔瑗之誄李公，比行於黃虞，向秀之賦嵇生，方罪於李斯，與其失也雖寧僭無濫，然高厚之詩，不類甚矣。』這樣從形式上列舉的批評，在本書裏多得不可勝說。至如統括的從實質方面來批評的話，如夸飾篇說：『後進之才，獎氣挾聲，軒翥而欲奮飛，騰擲而羞跼步。辭入焯燁，春藻不能程其豔；言在萎絕，寒谷未足成其凋；談歡則字與笑並，論感則聲共泣偕，信可以發蘊而飛滯，披瞽而駭聾矣。然飾窮其要，則心聲鋒起；夸過其理，則名實兩乖。』隱秀篇說：『凡文集勝篇，不盈十一，篇章秀句，裁可百二，並思合而自逢，非研慮之所求也。或有晦塞爲深，雖奧非隱；雕削取巧，雖美非秀矣。故自然會妙，譬卉木之耀英華；潤色取美，譬繒帛之染朱綠。』像這樣的話，在別的篇章裏也是很多很多，總之，他是絕力的排斥雕琢的不自然的文學罷了。這就是他的消極的破壞方面的言論了。

劉彥和在中國文學界又算是第一個的批評家，換句話說，就是中國文學上的批評